

中国篇

友情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程德培 主编

Renjian youqing





友情

中国篇

程德培 主编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友 情(中国篇) 程德培编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岑杰 装帧设计:陆震伟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283 号)
发 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内文排版: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印 刷:巢湖地区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9.25
插 页:2
字 数:206,000
版 次: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0300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0554-5/I·489
定 价:4.7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港台篇

乍暖还寒时候	张曼娟	1
安安葬礼	小 赫	35
悼	李 赫	47
海滨的疯子	林佛儿	57
没有想到会写这么长的信给你 ..	云 阁	71
我的朋友李蕾	杨 照	89

大陆篇

小镇上的罗曼史	李 晓	109
秋雪湖之恋	石 言	153
麦客	邵振国	191
女大学生宿舍	喻 杉	226
比友谊多,比爱情少.....	张新奇	250

乍暖还寒时候

张 曼 娟

仲春，气候开始暖和，却又有些不情不愿，一阵阵地飘洒细雨。

孟琳又没带伞，她总是忘记。

开了楼梯间的灯，借着光亮，摸出钥匙开锁。门一开，意外地溢出一片晕黄灯光，倒象是从家中跌出来似的。她猛然地一惊，怔怔的站在光亮中。

厅中的母亲发话了：

“回来啦？我的大小姐！”

孟琳走进去，平时，空洞黑漆的家中，今晚除了母亲，还多出一个嫂嫂，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，面对着电视，看来竟象很亲爱的婆媳。

织着毛衣的嫂嫂抬起头，脸上匆促堆起笑意：

“琳琳！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怎么一个人来了？”

孟琳一时间挤不出笑容，只好低头弯腰，忙着换拖鞋，嘴里随意问着，算是招呼。

“你哥哥到香港出差，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所以……。”

“是啊！”母亲打断嫂嫂的话，接得倒很顺溜：

“马上就要生的人，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当然教人担心！有时候我猛地想到你怀着孕在家，就坐立不安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！所以我说……我说呀！你们就该搬回来住！将来生了小宝宝，我帮你带，你可以轻轻松松过少奶奶的日子……”

孟琳蹙起眉，母亲的声音就是这样尖锐刺耳，喋喋不休。难得嫂嫂好修养，气定意闲地织她的毛衣。

“奶奶带孙子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，难道我还会亏待他？你瞧瞧！阿珏和琳，可不是我一手带大的？儿子俊，女儿美，可不是我夸自己的好，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，啊？”

“妈！”嫂嫂似乎是不得不发话了：

“这得看孟珏的意思，我都听他的。”

“那好呀！”母亲竟仍不屈不挠：

“你去跟他说嘛！我还能图什么呢？只是大家都有个照应……。”

“妈！”

孟琳听见自己高昂的声音，才意识到她竟一直站在厅中。母亲住了口，嫂嫂也抬头望她。她吞咽口水，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悦耳：

“我饿了！有吃的没有？”

“废话！”母亲竖起眉，必然是怨她打断话头吧？！

“没吃的还饿死你不成？饭菜都在电锅里，按下去就成

了！”

孟琳站着，虽没吃晚饭，并不觉得饿，只怕一走开，母亲又要继续疲劳轰炸；而嫂嫂的无动于衷，又令她觉得难堪。她每个月的薪水，有一大半是让母亲在牌桌上输掉的，尽管母亲只是偶尔打个小牌“消遣”一下。哥哥嫂嫂的保持距离，实非一日之寒。

“还站着干嘛？”母亲不耐地：

“等我侍候啊？”

“我来吧！”

嫂嫂困难地预备站起，想是藉此脱身。

母亲中年以后发福的粗壮手臂迅捷地按下嫂嫂，一只鹅黄色的毛线球直滚到孟琳脚边。母亲跨过毛线，往厨房走去。孟琳弯腰捡起毛线球，那种绒绒的触觉真好，她握了握，交给嫂嫂，两人对视，都带着想补偿什么的微笑。

“琳琳！”

母亲在厨房叫唤，那些锅碗盘盆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孟琳转身要走，回头丢下一句：

“你坐坐！”

极不恰当地，然后象逃难似的走进厨房。

母亲开了瓦斯点火，锅铲敲着白磁盘，孟琳还没看清菜色，就听“嘶”地一声进了锅，一阵油烟白濛濛地直扑人面，她连忙退后一步。

“汤热好了，菜再回个锅，凑合着吃吧！”

母亲扯着嗓子，在霹雳的爆响中，倒象是和什么人抢话说的费力。一转眼，日光灯下，孟琳泛黄的憔悴模样，令她再度竖眉：

“又淋雨了？瞧你这个狼狈相！披着发，垮着脸，二十几岁的人，也不知道打扮、打扮！”

虽是怨怪的语调，在孟琳听来，却有一股微妙的暖意，柔柔拂过心间。她不禁靠近母亲，温柔地说：

“不要再跟嫂嫂说那些了！”

母亲“叭”的一声熄了火，转头对着她，恶狠狠地：

“我说什么？养儿养女有个屁用？娶了媳妇就忘了老娘！”

嗓门出奇的大，在突然沉静的瞬间，直逼耳鼓。孟琳噤声不语，倒象被掴了一掌，痛辣爬上心窝。她相信，嫂嫂必然听见了。

简单的饭菜摆上餐桌，母亲再度坐到嫂嫂身边，若无其事地，将眼光投在冷落许久的萤光幕上。

孟琳安静地吃饭，她决定在睡觉以前不再说话。

“你们瞧瞧……”

母亲指着电视上的电影广告，一位新崛起的女星，半卸轻纱，露出弧度优美的光洁背部。

“把衣服剥光了就叫性感吗？简直是没有格调啊！想当年……”

孟琳连忙垂下眼光，躲过母亲那些生苔蒙尘的“当年”。母亲立即转向嫂嫂，嫂嫂是逃不开的。

“我跟你说明啊！那时候在上海，我一举手、一投足，不知道迷死多少男人。我们演的是话剧，那可是真正的艺术啊！一演完，要谢幕二十几次，有一回，我硬是昏倒在台上了！每次回到家，家里的花都放不下了，还有人送来！提起话剧皇后朱美仙，那还得了？当年，差点就去拍电影了！哼！我要拍电影，这些不三不四的还混个什么呀？”

孟琳吃了半碗饭，觉得难以下咽，便舀汤喝。她知道，这些话，母亲永远也说不厌的。

当年，母亲真有这么风光吗？她不知道，也找不着任何资料去证实。家中只有一张泛黄的所谓艺术照，年轻的母亲梳高的云髻，眉飞眼亮，灿灿地笑着，乍看之下，有些逼人的霸气，母亲曾说孟琳象她，孟琳知道自己的眉太浓，眼眸太有神，也听人批评过，用“霸气”两个字。

“只可惜，偏偏碰上阿珏的爸，看他年轻又有钱，才决定跟着他，从香港到台湾，谁知道他赔得精光，丢下个阿珏，一走了之……。”

孟琳一窒，她知道，话说到此，必须结束了。

孟珏与孟琳相差十岁，而在孟珏七岁时，他的父亲便自杀身亡了。孟珏是个冷漠深沉的男人，或许因为童年受到太多压力与打击，他一直都是沉默寡言。对母亲与孟琳，保持着冷淡的礼貌，孟琳渴望兄长的疼惜，却始终触不着他的心，他把自己保护得太周密，以至于当他想付出时，竟不知道如何伸手去给予。

那年，工作上一向顺心如意的孟珏，到台中出差，专程赶到学校探望大三的孟琳。站在碧草如茵的绿地上，他们只能僵硬的、紧张的对峙。

“我来看你……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！你也好？”

“也好。”

“妈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！”

“还打牌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他们站在太阳下，清楚的看见对方眼中的不安与忍耐！兄妹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同船共渡且要修得五百年呢！她焦躁得几乎要哭起来……。

“我要结婚了！”

孟珏突然说。

“真的？太好了！”

孟琳不知道别人的妹妹听见这样的话，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，而她，只在调整自己的音调，让对方听起来象是喜悦自然的。除了母亲，这是她在世间唯一的亲人了！可是，怎么办呢？他们不懂得如何相爱。

“琳琳！”

沉默片刻的母亲终于找出新的话题：

“你有一个同学叫苏什么容的，是什么时候的同学？”

“高中和大学都同学，她叫苏可容，怎么？”

“她今天打电话给你！”

“哦？”孟琳着实有些意外，苏可容大约有半年没有消息了，竟又突然出现。

她捧起碗碟送进厨房，一边扭开水龙头一边问：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有啊！她要订婚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孟琳猛地扭上龙头，紧紧靠着水池不敢动。

“她要订婚了，请你去参加！”

订婚？苏可容？订婚？不！这是不可能的！她、她竟然要订婚了？

孟琳怔忡地，挤了一碟子洗洁剂，她再开水龙头，冲出一池泡沫。苏可容！他们都说她和苏可容是最好的朋友！最好的朋友要订婚了……。可是呵，苏可容曾经满面泪痕，攀着她的脖子哭泣着：

“我这一辈子，永远不嫁人了！”

她原来真以为苏可容一辈子都不嫁人了，谁知道……？秦展扬！你的容容终于订婚了！

“琳琳！”

母亲殷勤的走到厨房中，过度热心地问：

“你去是不去？”

她回头，思绪杂乱的，无言以对。

“人家还等你电话呢！听说要嫁个留美博士，真不容易啊！”

她的心一下子沉到底，留美的？难道会是……

“他姓什么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？只晓得是个留洋的，可是有前途得很呢！”

糊涂！孟琳暗骂自己，秦展扬并不是出国去念书的，怎么可能修得博士？

“这年头，有前途的人也太多了！”她冷冷地道。

“是啊！怎么你就碰不上一个呢？”

母亲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语气是尖刻的。她恍若未闻，青着脸，快速地走回房里。

“记得给人家回个电话！”

母亲直着嗓子喊，她的答复是沉重的关门声。

二

孟琳躺在床上，听不见雨声，却清楚的知道，绵绵细雨正无声无息地飘着……她翻一个身，黑暗中，秦展扬的声音低低的在耳畔响起：

“假如我在认识容容之前，先认识你，我一定……。”

他的眸光如此热切真挚，他的手指，轻颤地触她恣意生长的眉毛，他因痛楚而纠结的眉峰，令她心碎。她勾住他的脖子，使他俯下头，面对她：

“你要爱我！你是我的——。”

他总不能抗拒她，看第一眼就知道了。上帝能创造细致温柔的可容，竟也容许周身都是棱角而依旧光彩动人的孟琳存在。是他命中注定的孽缘，她是他的魔星，得不到他，便想毁掉他，他有时候简直怕她，却不能抗拒她。

他终于吻上她的唇，然后，抬眼凝注她：“我将会一无所有！孟琳……。”

他深深叹息，她踮起脚，寻他的唇……。谁真的想要“有”呢？想要拥有，必须付出代价的。她不要付代价，当苏可容与秦展扬相偕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简直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凭什么苏可容就是天之骄女？凭什么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该属于苏可容？

“其实，我也不知道……”苏可容谈起他的时候，只是这样说：

“从小就在一起，他对我好！……根本谈不上什么刻骨铭心之类的！”

跟这样的男子谈恋爱，竟然没有“刻骨铭心”？

孟琳燃了他的生命，给他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却也将他推进痛苦的深渊。她紧盯着他的眼睛：

“告诉她，你爱我！”

“不！我不能！”秦展扬痛心地闭上眼，对一切无能为力。

苏可容也陷在不安与恐惧中，她总在寝室里拉着孟琳哭：

“我知道他心里有人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他不敢！”

孟琳定定地坐着，几近冷酷的望着苏可容。

秦展扬终于决定要走了，不要苏可容，也不要孟琳。如他自己所说的，“一无所有”！

临行，他百般逃避苏可容，倒是约了孟琳见面。

“你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……”他说。

“爱是无罪的！”她竟然唇角带笑，很佻达地：

“你不要增加我的罪恶感！”

“孟琳！你究竟是爱我？还是报复容容？”

她一凛，瞪大了眼睛，眸子晶亮，嘴唇紧抿。他竟然问她是
否爱他？

“你为什么恨容容？”

“谁说……”她必须咬住下唇，稳定话语中的颤抖：

“我恨她？”

“我看得出来！”

孟琳惊骇地望着他，假若他说得正确，她倒是第一次面对
这项事实，令她无法接受的事实。

“我请求你！放过她吧！”

秦展扬的眼中闪着泪光，他的话语因激动而哽咽：

“一切罪过让我带走，让我一个人承担！就算上天让我死，我也没有怨言！”

孟琳瘫软地坐着，她绝望的垂下眼睑，他可以为苏可容去死——。她算什么？依旧是苏可容的手下败将。

秦展扬走了！人前人后，孟琳、苏可容仍是拆不散的好友。

苏可容将失意与创伤在狂欢之中发泄。她去参加各种舞会，深夜才扶醉而归。孟琳夜夜守候，服侍她上床，听她狂言醉语，为她清除呕吐的秽物。孟琳并不劝她，由着她闹，甘心情愿地受她折磨。直到那一天，苏可容半个身子垂下床，拉住孟琳的头发，死命地嚷叫：

“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走？他为什么不爱我？”

孟琳扳开她的手指，挣扎着，将她扯下床来。孟琳本来正忍着反胃的腥臭，为苏可容清理呕吐的秽物，一阵撕扯，使她爆发开来：

“他都是为了我！苏可容！你听清楚！他是因为我才不要你的！”

苏可容坐在地上，长发披散一脸，她睁着惶然的眸子：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爱我！”

“不会的！你……你骗我……”

苏可容摇头，吃力地往床上爬。孟琳一下子把她拉回来，让她对着自己：

“我说的是真的！”

“不！我不相信，你……不要再说了！”

“我要说！你给我听着，秦展扬爱的是我，我们瞒了你一年多，你就像傻瓜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！你想当一辈子傻瓜吗？傻

一辈子吗？”

孟琳听见自己的声音象催命一样尖锐地响着，她猛地煞住，几乎不相信自己会如此疯狂。

苏可容委顿地上，她的声音如游丝般微弱：

“求求你……不要再说了！”

孟琳跪坐在她面前，心虚的不知如何是好。她只能睁大眼眸，心脏剧跳，颤悚地盯着可容。

“我好困……”苏可容爬上床，把脸埋进枕中。

“我要睡……。”

孟琳呆呆地跪坐在原地，她坐了好久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这些话，绝不是出自本意！她并不想报复可容，她从不恨可容！这一切都是秦展扬意欲脱罪的托词，而她竟然真的入他彀中，她坐着，心中沸腾翻搅……。

第二天早上，孟琳醒来，便看见一袭白裳，光洁的苏可容，在餐桌上放一碗香稠的燕麦粥，偏头对她微笑：

“快起床吃早餐，要不然，就要迟到了。”

孟琳穿衣服，梳洗进餐，一直暗暗注意苏可容的神情。最后，她终于忍不住孤注一掷：

“可容，昨天晚上……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！我醉得很厉害，一定给你找了麻烦！”

苏可容果真笑得歉然。

“没关系……”

孟琳犹疑地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苏可容昨夜并没有“醉得很厉害”。

苏可容紧接着的言行举止，证实了孟琳的想法。

即将毕业的那两个月，她们由彼此冷淡到俨然陌生人一

般。虽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全然看不见彼此。起初，这种状况令孟琳几乎崩溃，她也想着搬走，但，她住在这样幽静的环境里，以替房东准备升学的儿女补习抵付房租，实在没有能力，也不甘心去他处赁屋。奇怪的，苏可容经济条件宽裕，却也不搬走！

如果你能忍受，我必能甘之如饴！孟琳这样想。

毕业考试期间，孟琳在校园碰到苏可容班上的同学，那女孩陪伴孟琳走了一段路，说的全是苏可容的事。她说苏可容近来声誉很不好……身体和精神状况也不好……她说苏可容整个儿变了，从秦展扬离开之后就变了，实在教人担心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……。女孩突然呼唤一直沉默不语的孟琳，孟琳回神，蹙眉望着她。

“你得劝劝她，孟琳！你们是最好的朋友……。”

孟琳荡了很久才回去，她的脸依旧是紧绷的。开了门，没有苏可容的影子，拉着的神经放松了。她把自己摆在藤椅上，伸长双腿，好久没有让自己这样舒适了。她阖上眼，去嗅着夏夜空气中的芬芳……。突然，她听见一声抽泣的呻吟，几乎是弹起身子，她大声问：

“谁？”

然后，便怪自己愚蠢，在那闭着门的浴室中，除了苏可容，还会有谁？

她坐不住了，开始焦躁地在室内踱来踱去，苏可容继续呻吟，夹杂啜泣，究竟是出了事？或许只是发泄？

孟琳极力地想找事做，或许干脆一走了之，但，她终于敲了浴室的门，无礼地喊着：

“苏可容！你在干什么？”

里面寂然无声，孟琳等着，然后沮丧的放弃，她正要走开，竟听见苏可容微弱的呻吟：

“救……救我！好多、血！血——。”

呻吟转为哭泣，苏可容痛苦的哭声，令孟琳肝胆俱摧，她用力拍门：

“开门呀！你！快开门！”

“我要……死了……”

“不要！”

孟琳颤抖地大叫，她用尽力气去撞门，用脚去踢，拿手去捶……然后，她突然停住，往门口跑，到了门口却又折回，敲着门大喊：

“你等着！可容！我找人来救你！你等我——。”

她飞跑下楼，又哭又叫的捶房东的门，房东一家人正在进餐，看见她的歇斯底里都吓坏了。

孟琳拉着房东先生，疯狂地喊叫：

“求你们，帮我……救可容！她要死了！她要死了！她要死了——。”

房东夫妇一边跑上楼，一边问苏可容人在哪里？孟琳无法回答，只一声声凄厉地重复：她要死了！她要死了！她要死了——。

房东太太是教徒，当苏可容在急救的时候，把一个十字架项链取下来，挂在孟琳颈上。孟琳从没有信仰，却完全听凭摆布，甚至随着房东太太祈祷……。

苏可容是用孟琳新买的水果刀割裂手腕的。孟琳一直以为她们彼此漠不关心，谁知道，苏可容竟然注意到她新买的刀